



張蓓蓓

中文教師是志業 不是職業

► 採訪·撰稿／吳琬婷 攝影／楊文卿

小 檔 案

系 所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（所）

專 長 國學、魏晉思想文化

教授科目 國學導讀、四史導讀、六朝文史資料討論、世說新語、漢晉諸子、昭明文選、國文領域

學 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

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講師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副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

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四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優良導師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

張蓓蓓覺得中文系師生都有個共同特質——「毫不功利」。
他們認為人生不只是在追求豐衣足食，
心靈上的充實與感動也很重要。

✿ 「教」不熄的中文熱忱

「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提早退休，也從來不會對中文教學乏味，更從來沒有考慮跳槽到其他工作，」張蓓蓓堅定地述說她對中文教學的熱忱。

張蓓蓓從初中開始，就決心要走中文這條路。一路從臺大中文系，到臺大中文所碩士、博士，畢業後繼續留在臺大中文系所任教。二〇一五年她在臺大教書屆滿四十年，但談起中文教學，仍然興致勃勃。

即使開的課程都是同樣的五、六種，但是張蓓蓓說，她不會連續兩學期教同樣的課，大概每三年輪流開設不同的課程，因此都需要重新備課。她也說，「我不是一個容易在舊教材上滿足的老師，所以經常不停地做新課程的準備工作，所以在學期中，我幾乎每晚開夜車。」

張蓓蓓也提到，自己的專長是研究學術史，偏好從歷史面縱向的思考，任何學問都要通上貫下，「我講的可能只有一分，但我讀的要有十分，要能融會貫通、有系統的消化過後，再傳授給學生。」

作為中文系的學生，一定對於「中文系在讀什麼」、「畢業後要做什麼」等提問並不陌生，社會大眾對於中文系未來的職業發展也不大樂觀。對於這樣的看法，張蓓蓓說，中文系出路窄確實是事實，不過，同學在進中文系前都知道這個事實，有些家長也會反對孩子來讀，但是，學生們仍選擇了中文系。因為古典文學或是傳統學術對這些學生而言，具有深刻的吸引力，是他們精神上的糧食。

也因為如此，張蓓蓓覺得中文系師生都有個共同特質——「毫不功利」。他們認為人生不只是在追求豐衣足食，心靈上的充實與感動也很重要。

談到未來發展，許多學生會選擇修教育學程，成為中文教師。但張蓓蓓強調，當中文老師也不完全是為了有口飯吃，那是一種可以將



■張蓓蓓覺得中文教師是一份志業，而不單只是職業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文學知識傳承下去的工作，帶有彼此志趣相投的意味，可以說中文教師「是一種志業，而不是職業」。

她也坦言，中文系是一門少數人在研究的學問，大部分的人也都不了解中文系的主要內容，但中國學術其實是有一套博大精深的系統。既然外人不甚了解，無妨就由中文系來「抱殘守缺」，繼續傳承下去。

✿ 不需教具 上課「一口」獨秀

不同於新進老師會使用大量的E化教材輔助上課，張蓓蓓的課堂上，只需要專心聽老師「說」就夠了。曾有人說過，如果講課不用PPT (PowerPoint)，既沒有power (力量)，也沒有point (重點)，但是張蓓蓓不信這套，她頭腦裡自有一套講學的脈絡。

像是「漢晉諸子」這門課程，內容是漢到晉的各種子書，張蓓蓓在教學上不會只從漢開始、至晉為止，而是由先秦、《呂氏春秋》講起，直到隋末的王通，解釋中間的子學變化，且不僅是大家所認知的子部會談到，其他相關的典籍也會討論。其中的脈絡與演變都需要詳細地論述，是條列式的簡報難以梳理清楚的。

有些學生很景仰老師這樣的上課方式。中文所碩班的學生王詩涵就說，張蓓蓓老師講學出色的

原因，是源自於幾十年累積下來的經驗，所以即使不用其他教具，僅用口頭講授，也能夠將課程教得完整又透澈。中文所博班的學生葉叡宸則喜歡老師抑揚頓挫的口條，散發出文人特有的氣質，非常有魅力。

張蓓蓓教學出色也反映在學生選課情形上，如其中一門課程「世說新語」，修課人數已一再擴充，但每次開課仍會火爆，加簽、旁聽的學生不在少數，也有理工科系的學生慕名而來上課。

「大一國文是我很用心、也很滿意的課程，我在課堂上拋出的問題，幾乎都有人願意回答，」張蓓蓓開心地說。

大一國文不同於中文系內課程，課堂組成分子來自不同系所，這些學生往往抱持著對國文負面的既定印象來修，張蓓蓓為了要反轉國文在這些學生心裡的形象，上課著重在儒道思想、中國文化精神等內容上，不講空論，盡量貼近生活。她說：「希望同學能帶著對國文的好感離開這門課。」

張蓓蓓在大一國文的課堂上，經常有許多的問答，她會不



■張蓓蓓上課時不使用PPT，只用口頭傳授，就能吸引大批學生前來上課。（張蓓蓓／提供）

停地拋出問題讓學生回答、思考。有些學生會對張蓓蓓說，這門課是他們走上獨立思考的第一步。學生回答問題時，張蓓蓓從來不逼他們回答，不會就搖搖頭、馬上換人，講得不好也不批評，不帶給學生壓力。她會綜合好幾名學生的回答，再說出自己的意見，上課氣氛非常輕鬆融洽，學生回答問題也更加踴躍。

有位修過張蓓蓓大一國文的學生說：「西洋文化我們知道的不少，但中國文化我們知道的卻遠比自以為的少。」張蓓蓓聽了相當感動，將這句話謹記心頭，也更加堅定傳承中國文化的志業。

✿ 現代學生以自我為中心

教書將近有四十年經驗的張蓓蓓，發現現在的學生較以自我為中心，不擅於替他人著想。像是教室使用過後並不會主動復原，而下一堂要上課的學生也不想清理，常常都是老師要上課了，才吩咐同學幫忙或是自己整理教室。

有一次張蓓蓓在課堂上和同學提及教室髒亂，卻沒有同學整理的情形。後來她在瀏覽學生期中教學意見時，竟然看到有學生說「千萬不要認為擦黑板與拉窗簾是學生的責任」，讓她大感驚訝。

另外，張蓓蓓的課堂時常會有旁聽的外校人士，因為坐位有限，於是會發生與課堂學生搶位子的情形，課堂學生因此相當不滿，覺得侵害到他們的受教權。因此向老師表示，是否可以想些辦法

讓沒有選到課的人不能上課。張蓓蓓覺得有更多人想聽課是好事，趕走他們也有失厚道，就提出「旁聽生坐在教室靠牆兩排及最後一排」的方法，才解決了修課學生的不滿。

這些事情都讓張蓓蓓覺得現在學生比較以自我為中心，應該要學習為人著想，尤其是臺大的學生，更應該有寬容的心胸。

✿ 良好師生關係的重要性

在教學過程中，最讓張蓓蓓開心的是，自己教得很流暢，同學的反應也很熱烈，師生莫逆於心，就是教學裡最大的成就。

但即使是同學間評價很高的張蓓蓓，一開始教學也曾遇到挫折。她當時因為教室後排的學生常沒帶講義、聽課也心不在焉，在課堂上訓斥了



■張蓓蓓在路上遇到學生，都會主動打招呼、關心近況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這些學生，之後這些學生到期末都臭著臉上課，師生關係和上課氣氛都被破壞了。

從這件事，張蓓蓓也體悟到師生關係的重要性，從此，盡量避免用責罵的方式對待學生，因為師生關係一旦破壞，就很難回復，教學成果上也會大打折扣。

即使如此，大部分的學生還是給予張蓓蓓良好的評價。中文所博班的葉叡宸說，老師在上課時很關心同學的學習狀況，在黑板上抄寫重點時，也會關心同學有沒有跟上，字跡看不看得懂等等；同學在回答問題時，也耐心傾聽，旁敲側擊地引導同學，學習起來輕鬆愉快。

※是經師也是人師

張蓓蓓不僅在教學上認真，私底下也經常關心同學，最讓學生驚訝的一點是，張蓓蓓幾乎能記住課堂所有學生的名字。中文所碩一的學生罕麗姝說，「第一次上蓓蓓老師的課是班上有八十幾個人的『世說新語』。原以為老師在這麼多人的課堂上，不會對自己有任何印象。但有一回我在圖書



■張蓓蓓會邀請同學到自己家裡作客聊天。（張蓓蓓／提供）



■學生覺得張蓓蓓不僅僅是經師，更是人師。（張蓓蓓／提供）

館打工，老師剛好到圖書館來，一看到我就能叫出我的名字，並親切地和我講話，讓我非常感動。」

張蓓蓓說，她並沒有刻意去記學生的名字，而是出自於對學生的關心，有時候連學生住在哪裡、說過什麼、寫過什麼都會記得，「像我現在都還記得，我第一年做助教時，課堂上某名學生寫的作文呢。」

學生葉叡宸覺得蓓蓓老師對學生的觀察是很敏銳、細膩的，他印象深刻地說，有一次上課，系上一對情侶晚進了教室。老師下課時，便私下和其他同學說，這兩人似乎有點不愉快，希望同學去關心一下。

張蓓蓓對學生毫不保留地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，學生不管是課業或是個人問題，都能傳簡訊給她，張蓓蓓說：「我一定回覆學生的簡訊，如果有需要，約談也是可以的。」因此許多學生都視老師為最信賴的人，不管是家庭、感情上的問題，張蓓蓓都善於傾聽並分享意見。

學生王詩涵也說，自己當初在考研究所時遇到挫折，老師花了很多時間陪伴、開導她，老師的建議也讓她到現在都受益無窮。她說，「老師不僅是經師，更是人師。」